

OKUDA HIDEO

奥田英朗



七曜文库

ガール

女孩



NLIC 2970701072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蔡鸣雁 译

蔡鸣雁 译

女孩



NLIC 2970701072

GAARU
© Hideo Okuda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93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孩 / (日) 奥田英朗著; 蔡鸣雁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5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4765-3

I. ①女… II. ①奥… ②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2494号

女 孩

-
- | | |
|-------|-------------------|
| 作 者 | [日]奥田英朗 |
| 译 者 | 蔡鸣雁 |
| 出 品 人 | 周殿富 |
| 创 意 |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
| 策划编辑 | 渠 诚 |
| 责任编辑 | 顾学云 李瑞玲 |
| 封面设计 | 未 氓 |
|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
| 印 张 | 7.5 |
| 版 次 | 2011年5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出 版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发 行 |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 地 址 |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
| 电 话 |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
| 网 址 | http://www.jlpg-bj.com/ |
| 印 刷 |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
-

ISBN 978-7-5463-4765-3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女孩

Contents

1 8 5	1 3 9	0 9 7	0 4 7	0 0 1
年 轮	职 场 妈 妈	女 孩	公 寓	阿 博

阿博
ヒロくん……

第壹话

不可思议的是，修饰了外表，心情竟跟着紧张起来——有种意欲迎接挑战的冲动。

武田圣子被授予开发局第二营业部课长头衔之时，适逢梅雨正盛的七月一日。

四年制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大型不动产公司就职，现已迎来第十四个年头。其间，她一直奔走于开发领域，在局内堪称优秀的中坚力量。圣子的公司数年前摒弃论资排辈的晋升体制，三十岁过半的管理人员并不稀罕。其中也有人从国外的企业跳槽过来，年纪轻轻的二十九岁就当上了课长。然而，作为女性综合职务，这属于人事上的破格提拔。综观局里上下，四十岁的女副部长也不过区区一人。

最初从顶头上司木原部长那里得到授意时，圣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喂，武田，有生孩子的打算吗？”木原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哎？圣子是个小孩子，听——不——懂！”圣子俏皮地回答道。于是木原咧着嘴笑了，拍拍圣子的肩膀说：“因为要让你担任三课课长了呀。”三课即便称不上负责大规

模开发项目的明星岗位，也执行着和银行、企业、自治体协作开发地方闲置土地的重要任务。

“希望你们重新焕发活力，人员我也调整了若干人。不过，这是个加上你才六个人的小家庭啊。期待着你们重整旗鼓另开张。老客户交给别的部门好了。他们不会七嘴八舌，你就随心所欲吧。”

木原的话使圣子不知所措。因为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她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升职之类的事情。

“那……局长和董事他们那里都谈妥了吗？”

“当然。我一个人怎么能决定得了呢？”木原笑了，“我对上面说这个公司需要女性的感性。不过实际上和这个没有关系。我就是觉得你行，所以才推荐了你。”

尽管被捧上了台，圣子心里一时间还是难以涌出真实感。有了部下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了指挥权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当看到总务事先送来的名片时，她很激动不已。那是近似于信用卡被换成金卡时的优越感。伸出手的一刻，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激发。终于不会因为女人而受到轻视了。

第一张名片给了老公博树——分机号码换了，告诉他一下。

“差距又拉开了。”

在一家中坚音响制造公司工作的博树这样调侃道。

“夫妇间竞争也是没办法的吧？”

她轻松地将话题岔开，戳了他额头一下。博树是大学里的老同学，所以就算是三十五岁的今天也有种同学的感觉。

她也大致告诉了埼玉的娘家。年逾花甲的妈妈虽然表示了祝福，话却说得吞吞吐吐。父母最期望的莫过于女儿要生孩子这样的消息吧？圣子没有主动提及，她和妈妈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为庆祝升迁，她新置办了一套西装套裙，狠狠心选了价格稍稍昂贵的一种，十年未换的手表也买块新的换掉了。不可思议的是，修饰了外表，心情竟跟着紧张起来——有种意欲迎接挑战的冲动。女管理人员这一职位还不赖。

三课的部下中三十岁年龄段的有三个人，二十岁年龄段的有两人。将老资格员工弄走是木原对自己的关照。有一人比自己年长，是同时调过来的系长，叫今井，是个只比自己早三届的老员工。二十岁年龄段的全部是女孩子，短大^①毕业的山本美香二十四岁，综合职务的北村裕子二十九岁。有同性在总觉得庆幸。就算不是自己的伙伴，同性也毕竟是同性。地位和以前不同，所以这还是她头一回在全体人员面前讲话。

“我是武田。这次被任命为三课课长，和大家共事。请多关照。”

第一天寒暄时，圣子举止间笑容可掬，低头鞠了个躬。她听从了木原“不要争强好胜”的忠告。她不想被人当成工作狂。她曾经伺候过公司的关键领导，感到威压之下束手束脚。可能的话，她希望避开不必要的管理，让部下行动自如。

① 日本大学的一种学制，全称为短期大学。

“听说三课在局里是平均年龄最小的部门，所以让我们不为先例所束缚，放开手脚做一番新事业吧。”

她姑且亮明了自己的信念。职场的士气至关重要。

“那……怎么称呼您呢？”美香以明快的语气问道。

“叫姓氏也行，叫课长也行，叫圣子姐也无妨。”

她出其不意地开了个玩笑。大家都笑起来，她自己的紧张也得到化解。

“以前有人希望被人称作‘老大’呢。”美香说。

“知道。是去了仙台分公司的穴户吧？他是日活^①影迷。”

圣子应道。聊了一阵子老课长的话题，气氛热烈。看到部下的笑脸，她莫名觉得会一帆风顺，开门大吉！

被安排的座位在窗户边上，是可以一眼将部下尽收眼底的迎面座位。只有课长以上职位的椅子带扶手。男人希望如此的吧？圣子在心里自言自语道。手放上去，自然就挺起了胸脯。她感觉懂得了男人渴望升迁的心理。

美香和裕子喊她“武田”。她不知道男人们会怎么称呼自己，结果他们叫她“课长”。她没有意见，称谓怎样都行。

欢迎会当晚就开了。部下们帮着安排了一处自己不知道的地方。尽管这是职场惯例，圣子却颇松了口气。她一直有种不必要的担心，害怕如果大家不让开欢迎会该如何处理。

他们在附近一家酒馆的日式房间里围着桌子坐下。当她神情自若地就座后，男职员们瞬间露出为难的神色。

① 日本电影公司的名字，全称为“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

“课长，有上座的。”有一人说。圣子按照老习惯坐在靠近出口处。

“啊，是吗？”圣子嘴上答应着，却小小地踌躇了一下。她觉得撇开比自己年长的今井坐过去似乎不太好。不过让座的话又不大对劲儿。没有办法，她只好移到上座。

圣子第一个被倒上啤酒。她想帮他们倒，部下们却赶紧把杯子都倒满，伸出去的手停在半空不知所措。因为和平时不一样了，她方寸大乱。

大家一起干杯。菜上来后先被转到圣子面前。想必是让她先动筷子吧？她从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武田的先生是做什么的？”美香一边大口嚼着烤鸡一边问。

“在音响制造公司工作。从小就是个立体声迷。一个热衷于兴趣的人。”

“哎？不是挺快乐的吗？”

“什么！整天抱怨卖不出去。”

博树是个没有野心的男人。他似乎没有考虑过跳槽到工资更高的同行业其他公司去。自己尽管喜欢他与世无争的这一点，老实说有时候也会觉得美中不足。

“在家正儿八经地做晚饭吗？”美香好像是直来直去的性格。

“做呀。有时也从超市里买回菜做。”

“打扫卫生或者洗衣服呢？”

“那个分工做。”

“收入合在一起吗？”

“不是。往共同的账户上存一定数目的钱，剩下的各人花各人的。”

她似乎摆出一副调查的架势。可别问孩子的事啊，圣子拼命地想。结果好像顺利过关，话题切换到工作上了。

“我觉得公司企划书是种浪费。”开口说话的是一年前从企划宣传部调过来的裕子，“和客户用的并用就可以解决，我觉得没有意义。”

“哟，是吗？我还不知道。”

“上一任喜欢往文件上盖‘社内限定’的章。”美香说。

“喂，得了！”男职员笑着责备道。

“那就别说了吧。有留待改善的地方但说无妨。”

“还有，合约谈妥了就往墙上贴纸也……”

“是啊。可那是部里的老规矩了。”

“总觉得是大叔做派。”

“没有大叔的吧？”一位男职员不高兴地反驳道，“也有人把那当成一种激励的嘛。”

“可是，那明明是戴着红缎带的二手车推销员的感觉吧？既然是大型地产开发公司……”

裕子看上去一副职业女性的风范。或许因为独身手头阔绰，她穿着阿玛尼衬衫。甚至可以想见她读的女性杂志。

“那等我问问木原部长。”圣子回答。不过，她觉得或许不好办。开发局是传统体育会那样的体制。

总体上，是一次气氛融洽的宴会。因为年龄相近，聊的

话题海阔天空也使气氛高涨。不过，只有今井一人沉默寡言，除了偶尔加入话题之外都充当听众，此外就是默默喝酒。因为他是从邻课调过来的，应该和其他人都认识。圣子想和他说话，就问他公司内的交友关系。

“业务的田中和石川……企划的上原和……”

他说出了一大串名字，好像交友广泛。

“去美国分公司的小野，过去我对他训练很严格。”

那是个以有才干著称的年轻职员，言外之意是不是想说自己在她之上呢？

“剩下的，局里的话，牧野、永井、渡边……”

他不断披露自己的人脉，没完没了，所以圣子低下头说完“今后请多关照”就换了个话题。

到了晚上十点，马上该进入结束的阶段，圣子突然想起，结算该由谁来呢？虽说自己算得上主宾，但让部下来付可就太厚颜无耻了。话虽如此，又不是接待，所以不能从经费上走。

以前的话，基本会有男职员大声喊一句“男的五千日元，女的四千日元”之类，按照他说的金额支付就好。

木原是怎么做的呢？记得应该是往桌子上放下一万日元，说：“剩下的你们AA吧。”要不就那样子？

不好，有今井在。圣子多少带点醉意地思忖着。她不想对比自己年长的人摆上司的架子。

可是呢？就算AA制，自己拿平均数的钱理所当然，然而强加给美香和裕子合适吗？

想来想去，圣子决定选择一万日元的做法。自己是上司，应该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更要紧的是自己不希望让人觉得吝啬。

“我已经付过了。”当时今井说。圣子一看，他的脸红了。

“那么，我付一半。多少？”圣子突然说道，从挎包里掏出钱包。

“行了，行了。课长是客，我是主。”他衔着牙签摆手道。

不能算了。六个人吃喝呢。虽说是小酒馆，也应该得几个钱。

“今天 AA 吧？”她对大家说。他们纷纷点点头，往口袋里或包里摸去。

“行了，行了，你们，酒什么的我请客了。”

今井制止了下属们。他好像喝醉了，声音很大。

“行了吧？多谢款待。”美香俏皮地说，“今井，劳你破费了！”她娇滴滴地歪着头。

“不行，不行，AA 制。不好意思——”她对店员招呼道，“这一桌多少钱？”

圣子听完金额，分别收上钱，将那钱交给今井。

今井尴尬地收下钱。圣子心里虽然也不痛快，却觉得这样做最为妥帖。虽然他年长，但也不能让下属付钱。

他们在店前面解散。单身一组好像还要接着去另一家店，圣子谢绝了。木原一向不参加二次会^①。剩下的年轻人会一起

① 派对结束之后另换一家店继续喝酒称作“二次会”，以此类推有“三次会”、“四次会”。

去的吧？圣子以前也总是在上司不在的场合大放厥词数落公司的不是。

这往后一起玩的人会减少啊。这样一想圣子也觉得寂寞。不过这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她决定不坐电车，而是坐出租回家。这种程度的奢侈还说过得去，都当上课长了。

回家后，她问老公博树，问他上司会怎么付酒宴的钱。

“噢，我是平头百姓。”博树戏谑似的撅起嘴说道。他正在起居室里拆电流表。尽管做的是营销，他却喜欢鼓捣机器。

“在阿博的公司里，结算的时候上司会多付一些吗？”

“因人而异吧！既有人递上‘福泽谕吉’^①，也有人选择严格遵照AA制。”

“女人的话，怎么样好呢？”

“这个……我们那里没有女管理人员。”他拿螺丝刀的尖头搔着头说。

“今天，那个年长的系长要自己付全额。这事儿你怎么看？”

“会觉得蛮走运吧。”

“不开玩笑的。那么，如果女上司拿出一万日元的票子，说‘剩下的大家均摊吧’呢？”

“索性你请客得了。”

① 指代一万日元的钞票，因上面印有福泽谕吉的头像。

“为什么我得请客嘛！”圣子不由得来了气，反驳道。

“不过，你拿职务补贴的吧？”博树停下手里的活儿，向厨房走去。他打开冰箱取出橙汁。“啊，我也要。”拜托过之后，他倒了杯橙汁给自己拿了过来。

他们在沙发上脸对脸坐好。“有三万日元……”圣子一边喝橙汁一边小声说。

这又拉开了收入的差距。到手后的月工资纯收入差十万以上，圣子这边要多。若论年收入的话，三百万的差距大概还是有的吧。

“那么，买台投影仪吧？把系统改成环绕立体声。”

“不好。不要随便把起居室变成家庭影院。本来就已经因为放上扬声器、电流表这些东西变挤了。”

博树的零钱大半都投进音响设施里了。他只和公司同事一起喝酒，既不打高尔夫也不赌博。就连衣服也净是量贩店里的西装。去年换了车，却是由圣子负担车贷。她觉得博树声称还能开的那辆开了十年的雅阁不够体面，所以让他换成了沃尔沃。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博树从不一个人驾车远行，或许他总觉得这是妻子的东西吧。

老婆的工资比老公高，这对男人来说是种什么感受呢？有一次，她对一个当全职太太的朋友说起来，朋友苦笑着说：“你老公没面子了呀。”她虽然觉得这话难以接受，却能够理解。圣子自身有时心里也会生出“老公工资比自己高就好了”

的念头。那样的话她就可以毫无顾虑地买自己的东西了，夫妻俩也能经常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饭店了。

“噢，对了。妈妈来电话了，说家里菜园子的西红柿熟了，让咱们这几天去拿。”博树又回头去鼓捣机器，说道。

“让配送的送上门就行了嘛。”圣子把脚搭在桌子上说。

“别对我说。他们想见见你的吧？黄金周也没过去。”

爸爸去年退休之后和妈妈两个人在侍弄田地上找到了人生价值。圣子有个小两岁的弟弟，他有两个孩子。因为住在娘家旁边，父母跟前承欢一事全部托付给他了。

圣子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感觉脖子和后背酸痛。

“哎，买个按摩椅吧？”

“太贵了！得二十好几万吧？我来给你揉！还是买投影仪吧？”

博树的话让她叹了口气。他可真是个无忧无虑的老公。

圣子因要去洗澡，离开了起居室。

三年前买下的公寓在二十五层的高层上。浴室里有窗，所以东京的夜景可以一览无余。除非两个人工作，否则纯属奢侈。

圣子没有改变这种生活的想法。